



冰出青天

耿曉提著

正氣書局經售

如 此 青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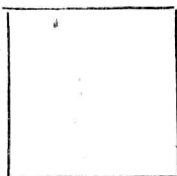
耿曉提著

元正 昌氣 印書 局書 館總 出經 版售

如 此 青 天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作人

耿 曉 提

出版者

上海成都北路八一弄
元昌印書館

總經售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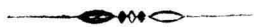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正氣書局

分售處

天津瀋陽道一〇九號
正心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如 此 青 天 目 次



第一章	一個謎	……	一
第二章	二重人格	……	一三
第三章	三角亂愛	……	三一
第四章	四外私訪	……	五〇
第五章	五十大板	……	六五
第六章	六根不淨	……	七八
第七章	七魄升天	……	九一
第八章	八步緊	……	一〇六
第九章	九迴腸	……	一二一
第十章	十全福祿	……	一三四

實寫
小說

如此青天

耿曉堤著

第一章 一個謎

聖人曰：有文事必有武備，聖人生長的地方，自然是文風過勝，可是那種武勁也够瞧的，我們一看見挑水的三哥，就可以証明這話不錯，說到政治，在天下太平的時候，曾起魯諸生來興禮樂，若趕到兵荒馬亂，那兒也却是個用武之地，最古的時候，聖人在這理三月而大治，最近呢，年來却是大亂了，我們且不提這些，且說我們的青天大老爺，韓復榘，他是被槍斃了，故不論其一生功過如何，只按照因果律說，他似乎很應當的落這麼個結果才對，他在山東這些年，所造的孽因，真不知有多少多少，就拿我所得來的材料說，已够寫個一年半載的，每一件材料，却能令人捧腹，令人髮指，可是，我現在真不知把那一段先寫出來給讀者，這位韓青天的爲人，大半讀者也許早就知道，他自然是一個腦筋不大清楚的人，頗可以與張宗昌比美，不過，他有張宗昌那份糊塗，而沒有張宗旨那麼豪爽，這也罷了，但他偏偏自命爲能人，自認爲腦筋清楚的人，這却不可想了，他是由當兵起身的，在當兵的前後他最愛聽色公案，他以爲包龍圖能够斷案，真是了不得的人物，國家大事，彷彿再也沒有比問案重要的了，他存了一肚子這個，腦子裡也想着這個，所以等到他發跡了，作了一省的省主席，便也效法龍圖閣大學士來問案，不管問的着問不着，反正官大的說話總得算數，這倒不光是韓

青天，據說馮玉祥將軍就時常來齣私訪，不過誰也不如我們的韓青天漂亮，他自以爲很聖明，大半除去包公似乎比他強些，別人就全不如他了，他很會聆音察理，鑒貌辨色，並且非常主觀的運用這兩句話，遇見案子，他毫不遲疑的當機立斷，他承認是明察秋毫，自己的一雙眼比事實可靠得多，對這點爽快勁，就是包公也不如他，並且判斷也省神，決不拖泥帶水，有罪就抵罪，沒罪就滾旦，比漢高祖的約法三章還簡單，他的判決書永遠就是這麼兩個，一個呈放。一個是斃。無論案情怎麼複雜，總是這兩樣裏取一樣，如果應該放的放，應該死的死，也還可以，但又不是這樣兒，應當死的到許放了，應該放的反到處死。同時他所用的那一羣人，幾乎沒有一個明白人，所以山東這幾年，鬧得民不聊生，一塌糊塗。小的寫這篇小說時，真不知先從那裏下筆好了。材料都是很有趣而熱鬧的，我先拿一個始終是一個謎的案子起頭兒吧，這個案子雖然他自比爲「包青天」，但也竟摸不出頭腦來，這個又是關於他本身的一件事。事實是這樣，他不叫人家娶姨太太，可是他却置了幾個外家，這幾個外家散佈在濟南市裏，非常秘密，這個外家貼着張寓，那個外家掛着李公館，他每天審案之後，輪流到幾個外家去玩，到晚上再回到省署去。有一天，他從三馬路緯四路一個公館回到城裏省署，天已經黑了，公館裏婦人和老媽子都要睡覺，忽然外面有人叫門，老媽子把門開了，蜂擁進來十數個人，各持槍械。把婦人和老媽子嚇得哆嗦。跟着又從房上又跳下幾個人來，一齊進到屋裏，口口聲聲找韓復榘。婦人說：「進城去了！」大家又到各屋裏翻視一遍，均不見踪跡，有個人摘下電話耳機，直叫主席室電話，那裏有副官接了問道：「找誰？」那邊說：「找韓復

渠說話。副官一聽，好大口氣，深更半夜裏找主席，一定是重要的事，問他是那裏，他說是公館，副官不敢怠慢，連忙到韓復榘的寢室報告，韓復榘剛剛睡着，睜眼朦朧的被副官叫醒，爬起來便去接，那邊說：「你是韓復榘嗎？」韓復榘摸不着頭腦，胡亂答應了，那邊又說：「喝，今天你太便宜了！叫你跑了，告訴你一聲，你要再幹這個的話，我們就要你的腦袋了！」韓復榘在電話裏被教訓了一大頓，待他醒過來時，那邊已經把電話掛上了。韓復榘大怒，問副官是那兒來的電話，副官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回答說是公館來的。他趕緊又給各公館打電話，這才知道三馬路緯四路公館發生變故他立刻調動全城軍警，包圍三馬路，許多人家鋪戶全都驚訝起來。搜尋的結果，是什麼也沒有得着。原來那些匪人，只打了電話，便從容而去。既沒有傷人，也沒有槍東西，這一來到成了疑案。韓復榘親來調查一番，也沒有查着什麼，回到公署，便運用腦筋，琢磨這件案子。怎麼琢磨也琢磨不出。他想這事兒真怪，若說是土匪，可是不槍東西不要錢。若說是仇人，可又不傷人，並且俺也沒有仇人啊！誰不知道俺叫韓青天？俺是誰也對得住。媽的這事兒真怪啊，開玩笑也不像開玩笑，誰敢跟我開這個玩笑？想了許久想不出，他想：包公斷案媽的真神，他一睡覺就明白了，我也睡覺。想罷，納頭便睡，剛睡了不久，猛然爬了起來，往桌上一拍，倒把值日副官嚇了一跳，他道：「快把幾個太太的老媽子都抓來。」他高興極了，他想出線索來了，他以爲這件事一定是太太吃醋，故意使出這些人，嚇恫自己，叫自己不再去。越想越對。可是幾個宅裏全都慌了，睡到半夜裏，不知道因爲什麼，把老媽子都給揪了去。老媽子們也莫明其妙，好幾十老媽子都來到公署，這時公署倒熱鬧起來。

，幾乎成了老媽店啦。他還沒有問，這時又有軍警和憲兵各幾關又送來可疑犯很多，大家都爲討好記功，各處搜拿老百姓，韓復榘一見，反而爲了難，幾十個可疑犯，到不知怎麼審好了。傳令先把老媽子們押起來，先審這些可疑犯，他以為把這些可疑犯審完，都無關本案，一齊放了，然後由老媽子身上審出案由來，方顯得自己精廣，自己斷案如神。他升了堂，當中一坐，兩旁站了馬弁副官書記等等，把那些可疑犯，一個一個帶上來問。問兩句，回答「不知道」，立刻就放，他腦筋裏深印着這是太太們吃醋，決不會由這些人裏審出來。審到一個人，警察報告，說他身上帶着四十兩白面兒，約值兩千多塊錢。韓復榘一聽！不由怒道：「怎麼？這麼些白面兒？你叫什麼！」那人叩頭道：「小的叫白隱客。」韓復榘：「你不知道現在的法令嗎？帶一個烟泡兒都要槍斃，何況你帶這麼些白面兒。你不怕挨槍斃嗎？」白隱客道：「是，小人知道。」韓復榘道：「你既然知道，爲什麼還販賣這些白面兒？」白隱客道：「主席你老不曉得，我這白面兒不賣的，是送土匪的。」韓復榘一聽，越發奇怪道：「送土匪？更得挨槍斃，你怎麼不知道呢？」白隱客道：「我是沒有辦法呀！土匪跟我要。」韓復榘道：「土匪跟你要你就給他嗎？你不會報告給我嗎？」白隱客道：「我怎想不報告你老？可是土匪把我娘綁了去。他們不跟我要錢，却跟我要六十兩白面兒。錢到好辦。白面兒却爲難死我了，我那裏給找這許少白面兒呢？好容易才湊了四十兩。」韓復榘道：「難道你怕土匪就不怕我嗎？」白隱客道：「你老不明白，我倒沒有關係，我怕我那老母死掉了，我不給他們白面兒，他們要殺我母親，我給他們白面兒，你老要槍斃我，我寧肯自己死了，也不叫我

老母親死了。」韓復榘一聽，說道：「好小子，應當這樣，土匪跟你要多少白面兒？」白隱客道：「六十兩。現在我才湊了四十兩。」韓復榘道：「你還要湊足了嗎？」白隱客道：「我沒有錢你老。」韓復榘道：「我給你錢湊足了，你可樂意？」白隱客叩頭道：「你老，那我真是太造化了，你救了我的老母，我一定忘不了你老的好處。」韓復榘對副官道：「差不多錢給了他，再派兩個護兵保護着他給土匪送去。」副官答應敬了一個禮，白隱客又給韓復榘磕了一個頭，跟着副官出去了。副官道：「你這小子倒真能說瞎話兒！」白隱客道：「你老是要錢要白面兒？」副官道：「白面兒也好。」說着，帶他到軍需處領了錢，白隱客給了他幾包白面兒，由兩個護兵護送出城，走在背靜地方，白隱客道：「你老二位可以回去了。」護兵說：「媽的，我們怎麼交待？」白隱客道：「這裏有幾包白面兒，二位老總過過癮。」護兵一見，立刻喜歡道：「媽的你一個人能回家？」白隱客道：「能回家能回家。」說着別了護兵獨自去了。護兵回來報告，說確把六十兩白面兒交給土匪，把他老娘贖回去。」韓復榘道：「這真是好小子，你們都應該跟他學！」大家唯唯而退，他把這些可疑犯都放走了。過了兩天，把老媽子問了好幾遍，也還問不出來，有的一點線索找不出，有的彷彿有點線索，可是越找越遠，他真有點膩頭了，這天，他一起早帶着馬弁遊城，他想親自出巡找到匪人，那時天還沒有亮，街上非常清靜，他帶着馬弁在城上一繞，一來查查軍警的勤惰，二來看看城裏城外有什麼人活動。走到北城地方，忽然看見一個黑影兒，沿着城垛口溜着。他一看連忙帶着馬弁迎上去，那人站在一邊，也不動彈了，馬弁把手槍都掏出來，大聲喊道：「什麼人？」那人

圍答道：「老百姓。」他們走上前去，馬弁先搜了一遍兒，見沒有手槍，便放了心，韓復榘走到前面，又開始審案了。原來那人姓楊，叫楊金山，他是汶上縣縣政府裏的一個當差的，爲人非常的機警。在衙門裏，貪財枉法，無所不爲。衙門裏的事兒，他都清楚得很。這些日子因爲鬧洩肚，告假跑到濟南來找朋友，順便看病。他住的地方離着城根兒很近，這天夜裏，他又跑起肚來，出門到城根兒拉屎，因爲正是夏天，天氣很熱，順便到城牆上去大便，俗語說：「城牆上拉屎，高眼！」這真是應了典了。不料他正在拉屎的時候，忽然看見老遠有幾個人影憧憧，跟着他又聽了皮鞋的聲音，他曉得是官人巡查，立刻揩了屁股，結了褲子，他又不跑，因爲一跑，後邊一放槍，性命都保不住，他反倒迎了上來，反正自己身上沒有違禁物，至多捕了去挨幾下打，他是這樣兒想着，趕到臨到跟近一看，那個勢派就知道不妙，韓復榘一問他，別人又一稱呼主席，他就知道這是韓復榘無疑了。他料到如果要言語一支吾，當時就能槍斃在城牆上面，他聽見韓復榘問他叫什麼，立刻回答道「小人叫楊金山。」韓復榘道：「媽的單想發財，金山金山的。你因爲什麼還沒天亮就出來？」楊金山道：「小入因爲有點病，想出來溜一溜。」韓復榘道：「你在那兒住？」楊金山道：「就在城根兒底下。」韓復榘道：「你知道上城牆犯罪的嗎？」楊金山道：「知道。」韓復榘道「你既知道犯罪，爲什麼還黑着天上城牆？」楊金山道：「喝，你老不明白，現在韓主席都提倡早起，出來吸收新鮮空氣。我們更應當早起才對。韓主席起來我們還在睡覺那兒對得起韓主席呢？」韓復榘一聽，不由喜歡起來，問道：「你也知道早起有益處的嗎？」楊金山道：「喝，怎不

知道，益處太大了，韓主席真高興。這主意怎不強國。你老看這城牆上，空氣多好啊，我有病，一溜就好。」韓復榘越發喜歡，他道：「媽的韓主席與的主意不錯吧！」楊金山道：「當然不錯。」韓復榘道：「現在考縣長，你報名了沒有？」楊金山道：「沒有。我不够資格。」韓復榘道：「你這小子不錯，可以報一下。你現在作什麼事？」楊金山道：「我在外縣裏。」韓復榘道：「可以報一下。」楊金山道：「我怕考不上。」韓復榘道：「沒有的話，他們一羣混蛋，沒有你這樣聰明的。去報一下兒。」楊金山還含糊不敢應，心想，自己是个衙役那裏能考縣長？這不是瞎說一氣嗎？韓復榘道：「現在正在考着，你去報名，全有我呢？」楊金山答應着鞠了躬，韓復榘帶着馬奔走了。楊金山他想：媽的，沒挨罰，反倒給個縣長當，真是那兒找這運氣呢？回到家裏，再三思維，考縣長是報名不報名呢？後來，朋友再三一鼓勵，心裏，叫勁，媽的報一下再說，韓復榘既說到那兒，不會不管。他久在衙門裏作事，對於機關上情形，他都明了。他便暗中打探，又託朋友一活動，探聽韓復榘果然給秘書處下了個條子，他便喜歡不盡，借錢買了一套衣服，直接去拜訪秘書長，秘書長一見名片，見是韓主席下的條子一定必用的，以爲他是主席的什麼親戚，立刻接見。談了半天，楊金山把他當衙役的那一點舞私作弊的事情說了一遍，秘書長一見，他很精明，對於內幕很透澈，心想韓主席來的人，真是不錯，總算是個內行。比起一般書生來考的強得多了。談得滿意。考試之時，楊金山一律交白卷，榜貼出來，居然名登前茅。立刻放爲黃縣縣長。楊金山喜悅非常，在臨赴任以前，謁見主席請訓，韓復榘對他說：「應當親自審案，不可偷懶，什麼人都要見，

不要擺什麼架子。」後對審案的事，又多所訓示。楊金山唯唯諾諾，第二天便打道赴任。到了任上，便有本縣紳士等進謁。楊金山特帶來幾個親戚朋友，當作自己的當差的，作威作福，他就仿照着他在當衙役的時候，所看見的官長如何談話，如何打躬，如何大笑，如何迷縫着眼睛，如何也有時候說句笑談等等。帶來的聽差的，在未上任以前，就排練好了。當着客人的面子，罵了大舅子一頓，客人走了和大舅子喝起酒來，大舅子笑着說：「剛才你罵我那幾句，漂亮，真脆！像極了。」楊金山笑道：「裝什麼不像什麼那還成嗎？」大舅子道：「以後遇見必要的時候，踹我兩鴨子，叫他們看看，虎虎他們。」楊金山道：「對，他們這一羣，一虎就給虎下去。」不提他們如何計劃，且說本縣紳士，看見這位新縣長，舉動俗氣，沒有真格的，惡習倒是不少。大家都不大來見他。楊金山見他們都不買自己的賬，非常生氣，心想：這時候如果有人來拜訪我，我得好好待誠待誠，叫他們看看，同時他又叫大舅子各處搜羅人，叫他們來見自己，自己再編出一套訓話，來回的說，永遠不變。每天就彷彿演新劇一樣。這一天，忽然有個人進謁。這個人穿着粗布衣服，耳泥不淨，兩眼還有吃糞糊。腳底下點腳，上面是羅鍋子，一點不起眼的這麼一個人。楊金山一看名片，印着「梁作友」三個字。他立刻接見，一看是這麼一個人，心中就不大高興，心裏想，三句兩句，把他虎走了完事。誰知梁作友這一談，倒把楊金山給虎下去了。梁作友說：「我打算見韓主席去，見完了韓主席再見國府主席，我有大計劃要貢獻給政府。」楊金山道：「你有什么麼計劃呢？」梁作友道：「暫時不能發表，非得見了最高當局不可，你老若是能够給我舉薦韓主席那裏，

准有你老的好處。」楊金山一想：自到任以來，還沒給韓主席作過什麼成績出來，這倒是一件功勞事，即或梁作友成了功，見了主席，還許有我好處。不然的話他直接見了主席，說我壞話，也不得了。想罷，便問梁作友見了主席如何說法。梁作友說：「我有三千萬元貢獻給國家，興辦實業。」楊金山一驚道：「三千萬元？就憑你這個矮像兒。」梁作友道：「我是自幼便不好奢華，假如要好奢華的話，還不能蓄這麼些錢呢。」楊金山道：「你的錢在那裏放着？你不怕土匪嗎？」梁作友道：「我這錢在全國各銀大行裏存着。說提就提。」楊金山道：「你不怕綁票嗎？」梁作友道：「綁我沒用，錢他拿不去，我錢存的秘密極啦。」楊金山心裏想道：「真要是把他舉薦到韓主席那裏去，我還不一下就抖起來嗎？」越想越喜歡，立刻不放鬆了，當晚請他吃飯，並留楊安眠，第二天便寫了一件公事到省裏，舉薦梁作友見韓主席。並派差人保護，到了省裏，先把公文遞上去，然後去謁韓復榘，韓復榘因為審案正忙着，沒有工夫見，遂派民政廳長代接。民政廳長李廳長，是和韓復榘在一個營裏，同棚弟兄，那時候一塊兒練個槓子打個拳什麼的，非常投勁，所以韓復榘一當了主席，立刻叫李當民政廳長。李廳長已經看見了楊金山的呈文，他知道楊金山是韓主席保舉的縣長，他來的公事，自然不好意思慢。那公事說着梁作友如何要毀家救國，願捐三千萬元給國家興辦實業，他一想，這梁作友一定是多麼了不得的大富農，衣服不知道如何的講究，底下人不知有多少。立刻傳話請梁先生到客廳坐，梁作友一個鄉下老兒居然能上民政廳的大客廳。他一直進到裏面，坐在沙發上等着，方一坐下，屁股往下一沉，嚇了他一跳，李廳長由外面堂堂走進來，一看客廳

裏坐着一下先鄉下老，立刻喝問馬弁道：「梁生請進來沒有？這半天，你們都是幹什麼的？」馬弁立正行禮道：「報告廳長：客廳裏面坐着的就是梁先生。」李廳長一聽，反而不大好意思起來，遂又重新進到裏面，和梁作友爲禮，梁作友大大方方的倒會擺個樣子，李廳長道：「聽說梁先生願意捐三千萬元給國家效力，真是欽佩得很！」李廳長也有李廳長的聲調兒，梁作友道：「不敢不敢，愛國是匹夫之責，鄙人應當盡力的。」他居然也能撰幾句文辭兒，李廳長道：「你有錢，拿出來，給韓主席，包管有你的官兒作。」梁作友道：「鄙人目底不在作官，只要政府能够依從我的計劃，我便把錢拿出來，韓主席要是能把我介紹到南京去，我想韓主席一定能够得到政府的喜獎。」李廳長一聽，却也有來，當真要把這位活財神送到南京，倒是一件大功勞，想罷，對梁作友說道：「好吧，我回頭對俺主席說一聲兒，明天你再來趟，當面見他。」梁作友唯唯打躬而去。李廳長忙去見韓復榘，把黃縣縣長楊金山保舉來一個富紳梁作友，願捐助三千萬元，發展全國實業的話，說了一遍。韓復榘道：「媽的有這些錢，比俺老韓全闊。有這些錢，給俺老韓分分好不好？」李廳長笑道：「我也這樣想來着，不過那傢伙滑得很，非要到南京才肯把錢拿出來。那時他支配錢的用途，叫他給山東省一千萬，我看也不算少了，咱們的錢，也來得冠冕堂皇。韓復榘一聽，拍案道：「有你的，把他叫來談談。」李廳長答應去了，第二天，梁作友來了，晉謁韓主席。韓復榘一看是個很樸陋的農民，他是知道的，鄉間的士財主，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他既然認定梁作友有財，則梁作友什麼樣兒他都不理會的。他問道：「聽說你很有錢，要打算給國家三千萬，這是很好啊

！」梁作友道：「咱這兩錢兒，算不了什麼，如果全國人都從我計劃，我想人人都可以闢起來的。」韓復榘道：「你有什麼方法兒闢起來呢？」梁作友道：「我有撲滿計劃：就是每個人都來個撲滿，一個月一塊錢，一年就十二塊錢，一個人十二塊錢，一萬人就十二萬塊錢，中國有四萬萬人，你老算算該有多少錢？」韓復榘笑起來道：「你這個方法太慢，你看俺作了主席，只要幾年，就弄他幾千萬，像你那樣弄撲滿，那有多麼笨。」梁作友道：「你老不曉得，誰能全像主席這樣福氣？假如中國人全當了主席，那是幾年就賺個千千萬萬，可是這錢由那兒來呢，所以說沒福氣的人是有福氣的人的奴隸，我梁作友永遠是梁作友，主席永遠是主席，我生來就是給人家存錢的人，世界上沒有我梁作友這樣人，不能成為世界，世界上若是沒有主席這樣的人，也不能成為世界。」韓復榘一聽，滿意道：「你這小子倒是會說話，可是我給你保薦到政府去，你得有咱們老鄉什麼好處？」梁作友道：「當然，昨天和李廳長談過，大概你老也曉得吧！」韓復榘道：「好，明天我派幾個人送你去。」正說着，馬弁走進來說：「請主席審案！」韓復榘一聽，便走了出來，梁作友也只得告辭出去。韓復榘剛要到大堂上走，馬弁道：「太太來了！」韓復榘也沒有言語，只往堂上走，到了堂上一看，却是太太在那裏坐着。韓復榘對馬弁道：「媽的渠你告訴我審案，犯人在那兒呢？」馬弁還沒說說話，太太站起來道：「你別說他們，這是我叫他們說的。我是犯人，你就審我就得了。」韓復榘一點摸不着頭腦，說道：「怎麼回事？」太太道：「怎麼一回事？我還要問你呢。」韓復榘道：「走到客廳說去，別在這兒說。」太太道：「不，非得在這兒說不可，你不是要審案嗎？」

「韓復榘道：『審案與你有什麼關係？』」太太道：「你都把我的老媽子拘了來是怎麼一回事？」韓復榘道：「把老媽子拘來，我有我的案子。太太道：『就是有案子，這些天你也應當審個水落石出，怎麼到現在你還押着她們，我一天到晚是沒有她們不成的。誰犯了什麼錯兒，你就罰誰就得了，你都給她們拘來，我那裏幹點什麼也不成，洗滌小衣兒，還能拿外邊去洗嗎？你這個昏君，你淨爲了你審案，你不管人家怎麼樣了。要真個審個青紅皂白，也倒體面，拿你一個主席連老媽子都審不出。哼，你今天非得把她們放出來不可，不然你就審我得拉。」韓復榘一聽，毫無辦法，只得叫馬弁把老媽子全都放回去。自己審了半天，毫無結果，放了不合適，不放老押着也不像話，乘了今天太太的話，借個台階兒下了。把老媽子全都放回去，把太太也請回去。可是自己心裏好生不痛快。回到屋裏，暗想這個案子始終沒有審出結果來，豈不叫他們笑話嗎？不提他暗自思索，且說第二天梁作友又來進謁，韓復榘正不大高興，也沒有說什麼，只給他打了一張頭等車票，派人把他送到南京。於是這位耳泥未乾的鄉下老梁作友先生，竟因了韓復榘的關係，和政府要人一一週旋了。這個趣劇——轟動全國的滑稽劇，是由韓復榘主席所造成的。韓青天實在是一個趣味的來源。至於梁作友是真有錢抑是沒錢，韓復榘也沒有深究，他以爲黃縣縣長送來。是不會錯的。縣長楊金山他以爲送到韓復榘那裏，也就可以明白啦，其餘的人呢，都以爲梁作友和韓主席秘密接洽，一定是沒有錯兒了，誰知梁作友也是個謎啊，這個謎一直到南京到漢口，轟動全國，這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韓復榘這兩天，沒有案子可審，心裏很覺得慌，他要一驚得慌，便叫人到法院去提犯人來問。法院

亦無可如何，雖然政府方面再三電韓復榘說軍人不准干涉法律行政，但也不聽，不審案彷彿不過癮。他一寂寞，便代法院行使職權。這天趕上一擋子請求解除婚約的一個案子。那是一個學生，正在學校求學，和一個女同學發生戀愛，這時候，男生家庭方面，因為怕兒子野了心，竟在家鄉裏給他說了一個媳婦，他聽了，大為反對，便向法院遞了一個呈文，要求解除婚約。法院正要審理，韓復榘便要了過去。其實這件案子本來不大，要求解除婚約，也不算什麼犯法。但到了韓復榘手裏，竟弄得擴大起來，鬧得一楊糊塗，以至送了兩條人命進去，要知詳細如何，請看下章，便知分曉。

第二章 二重人格

話說那個要求解除婚約的男生叫作羅維新，他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在學校裏讀書，非常用功，他也曉得父母血汗掙來的錢，實在不易，他是住在學校裏邊的，在每天下課之後，總是到街上散散步，換換眼境，回來再好好自習。在每天傍晚的時候，大明湖畔，的確另有一番風味。他有一天，正在徘徊散步的時候，遇到一個女學生，裝束很樸實，在那裏寫生，羅維新一時好玩，便走了過去。一看准女生畫的實在好，不由越看越愛看，站了許久，連個聲兒也沒有。他原是站在女生後面看的，所以那女生的模樣也看不見，他原也無意要看人的，他被那張美麗的畫所引誘了。那女生知道自己後邊站着人，她以為看一會兒就走的，誰知許久也不見動彈，連聲咳嗽都沒有。她不覺奇怪起來，不免回頭往後看，她一看，却是個少年學